

梦绕 金字塔

周肖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MENG
RAO
JIN
ZI
TA



引 子

时光的喷气引擎瞬息间飞转数十年，如今人们开始相信机遇和命运了。多少凄风苦雨夜的泪水，一次接一次莫须有磨难所遗留下的黑色血斑，都无情印证了一句名言：机遇，往往能改变人的命运，甚至决定人的命运。美妙的机遇，可以使人或是飞黄腾达，或是官运亨通，或是艳遇绝代佳人，或是发迹成百万富翁，或是实现梦寐以求的种种夙愿。可往事不堪回首，若干年前为哪样竟把这虽然富有浓郁的神秘色彩却活灵活现存在于人生旅途的“厄格斯”或“丘比特”嗤之以鼻，排斥于我们的哲学领域之外呢？当然，机遇和命运之神并非有求必应，它偏爱那些奋发猛进、舍命拼搏的强者！

老实说，戴碧天是深信机遇和命运的，而且从小就痴痴傻傻地深信不疑。这不知是从父系还是母系血统中遗留着天主教、基督教抑或伊斯兰教的遗传因子，尚待考察。总之她从呱呱坠地那天起，至今在人世间苦苦捱磨了三十多个春夏秋冬，似乎好运从来对她不屑一顾，厄运却像魑魅魍魉穷追不舍，并不时向她伸出魔爪，喷出毒液。好了，总算老天爷有眼，童贞圣母开恩，美妙的机遇终于用温暖而慈爱的双手抚摸这可怜人的伤痛了！“中国海外技术合作中心”驻阿拉

伯世界特派总代表钟鼎一不管她的家庭出身，二不理睬她的政治面貌，三不过问她女大不嫁的隐秘，单凭她自幼跟姨妈学得的一口流利英语，便大胆拍板启用，聘任她为英语首席翻译。戴碧天早已干涸的泪泉又重新湿润了，喷涌了。她猛劲掐疼自己红嫩的小乳头，以便确认并非梦境（因为乳头是连着心的）。她蓄意用恶毒的语言贬低自己，耻笑自己，以便反证并非骗局。她整整无声恸哭了一夜。

出国手续已开始办理，但戴碧天至今尚未与钟鼎晤谈，因为他在加拿大开拓新的房地产生意，国内的一切活动都是通过他的年轻助手方旭承办的。戴碧天周身奔腾着感激的热流，不满足方旭对他们“老板”空洞的描绘和溢美的吹捧，硬是催他逼他找来了前两年在中央级报刊上发表过的那篇报告文学《开辟新丝绸之路的牵驼人》。一口气读罢，她对钟鼎的音容笑貌似乎有点模糊的影影儿，对钟鼎这位“活耀于阿拉伯世界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的中国老板”有了粗浅而朦胧的认识，她心中升起一片崇敬、倾慕、爱戴父辈般、而又富于异性诱惑的迷雾晨曦。她不敢多想，也不愿多想，既然机遇和好运难得地光顾了，就拚死拚活地为实现理想而奋发苦斗吧！她东奔西跑借来《伊斯兰教义》、《圣经的故事》、《阿拉伯风俗民情》等厚厚一大摞书籍，堆在案头和枕边，强制自己啃着干馒头吐噜着方便面，不分昼夜地苦读着，硬记着。同时削尖脑袋四处钻，饥饥渴渴地浏览阿拉伯题材的电影故事片《一千〇一夜》、《天方夜谭》、《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巴格达窃贼》、《埃及妖后》、《喋血撒哈拉》等等等等，以便从意念上进入阿拉伯世界，从感情上接近伊斯兰圣教，总之她千方百计地作好了充分而扎实的“中东行”精神准备。当然，年迈

仍深爱着她的姨妈不惜废寝忘食，也帮她忙着各方面的物质准备，甚至按国外进关规定陪她做包括爱滋病在内的健康检查。但万万想不到，当此万事俱备乃至飞机票已经到手之际，戴碧天忽遭一声霹雳盖顶，被击得摇摇晃晃几乎站立不稳——一个偶然的机，一个惊心动魄的消息灌进耳里：钟鼎因在国外的八大罪状，近期将急调回国投入监狱！

为了便于读者记忆和查考，特尽其有鼻子有眼儿的罪状罗列如下：

（一）钟鼎签字承包的一项大型灌溉系统工程，前不久经三级联合审计组核算结果将亏损过半……

（二）钟鼎在国外称王称霸，任人唯亲，独握生杀大权，擅自辞退干部回国……

（三）钟鼎在国外纵容腐化堕落，包庇一个丧失国格人格的小花花婊子……

（四）钟鼎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市夜逛红灯区，一转眼就钻进了“橱窗裸妓院”……

（五）钟鼎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市大闹一家中餐馆，结果白吃白喝七八天……

（六）钟鼎在泰国的曼谷市游览“Sex康乐园”。曾动手摸一个“人妖”的小奶子……

（七）钟鼎在约旦的安曼市常去一家台湾人开的中华餐厅，跟年青的女老板关系暧昧……

（八）钟鼎在埃及的开罗市曾自我大吹大擂，尔后记者炮制出《开辟新丝绸之路的牵驼人》……

虽说尚未见过面但已在心中矗立起来的偶像倏地摇晃欲坠了，戴碧天只觉得一阵阵迷茫、惶恐、麻木而又肝胆欲裂。

一种莫名其妙的切肤之痛流窜全身，这并非怕由此将影响她的出国，而是有生以来多次磨难后积聚对世道的哀怨和愤怒。她拗着性子要分个青红皂白，要探得水落石头现，只可惜方旭已因购买机械设备之事先期飞往西德的法兰克福，其他只见过一两面的有关人士又油腔滑调，闭口不谈。如何是好？寥寥无几的哥儿们姐儿们有的断然劝她快跟钟鼎“拉呱”，有的委婉让她改奔澳大利亚或玻利维亚的热门新航向，自然也有主张她坚定不移去阿拉伯探险的死心眼儿。戴碧天整夜失眠，苦思冥想，品量着到底该怎样迈出这人生旅途中的关键一步。

多次受骗的孩子长心计，饱尝人间辛酸苦楚的老姑娘不信邪，戴碧天终于战胜了性格中那残留的一点点软弱和犹豫，怀着满腹对机遇和命运的信任，向“大慈大仁的、独一无二的、永恒不灭的真主安拉”敞开虔诚的心扉，毅然决然登机飞往阿拉伯世界……

目次

引	子.....	1
第 一 章	海关风云.....	1
第 二 章	夜半瑟率声.....	9
第 三 章	爱神在频频招手.....	17
第 四 章	一纸军令状.....	26
第 五 章	异域泥泞路.....	34
第 六 章	情爱磁场.....	43
第 七 章	《一千〇一夜》故乡.....	49
第 八 章	命运捉弄人.....	59
第 九 章	香扇隐幽情.....	70
第 十 章	死海孽恋.....	83
第 十 一 章	梦塞先生的忠言.....	96
第 十 二 章	“川军”暴动.....	108
第 十 三 章	愤怒的“阿里巴巴”.....	122
第 十 四 章	荷兰“橱窗裸妓”.....	137
第 十 五 章	品酒维也纳中餐馆.....	148

第十六章	曼谷“人妖”之谜·····	160
第十七章	美女也有陋处·····	170
第十八章	梦断昆仑山·····	181
第十九章	金戒指定情·····	196
第二十章	生命靠墙求延黎·····	210
第二十一章	幻爱之火爆燃·····	222
第二十二章	巴格达邂逅重逢·····	236
第二十三章	尼罗河上彻夜销魂·····	247
第二十四章	爬出死亡低谷·····	263
第二十五章	阿佛洛狄忒冉冉升空·····	274
第二十六章	血色流霞·····	286
尾 声 之 一	·····	294
尾 声 之 二	·····	298
尾 声 之 三	·····	301
后 记	·····	306

第一章

海关风云

中国民航巨型喷气客机飞越喀喇昆仑山出境已是午后，斜阳透过游云层喷薄射向千座奇峰，万条峻岭，把莽莽苍苍的冰封世界染得金光灿烂，煞是壮观。“盼星星，盼月亮，总算盼到这一天了！可前面是坦途是险路还是陷阱深渊？命运能继续怜爱我么？”戴碧天庆幸之余，忽觉似有一条蚂蟥在一缩一伸一弓一展地爬向她的心。作为国民党少将及其小姘妇留在大陆的遗孤，她从降临人世起就受社会歧视，只靠抱独身主义的姨妈一把屎一把尿一碗糖水一碗米糊糊把她拉扯大，而且自幼教她英语。许是老处女心理变态，姨妈的脾性犟如牛，她坚信两条：一是国民党少将小姘妇产下的蛋也有生老病死的权利，二是英语毕竟为国际通用语言，学成学好此生此世终归有受用之时。戴碧天大约从读初中开始，就朦朦胧胧产生了“周游世界”的幻念，可彼时彼地那是多么天真幼稚的痴心妄想哟！七十年代末期，中华民族终于敞开尘封网结的国门，不忌讳也不恐惧香风毒雾和铜臭魔影了。海峡两岸开始互通信息，世界各地华裔寻找大陆亲人的电文如雪片飞

来，多少对结发夫妻流着喜泪庆团圆，多少家骨肉放着鞭炮哭重聚，戴碧天的生父生母却为何如此狠心忘怀了抛弃在大陆的这个小可怜？姨妈四处发电，八方投书，盼望的心血都快干涸了，也未打探到铁石心肠的亲姐妹的下落。直到去年寒秋，才拐弯抹角从台湾传来个虚无缥缈的荒信儿：戴碧天的父母早于五十年代末期由台赴美定居，后传闻父病故，母去南美经商，断音信……痛哉惜哉！

机上的中国现代劳工们不断掀起与引擎共鸣般的喧闹，有的甩得扑克牌噼啪脆响，有的高举易拉罐啤酒欢庆出国，有的借机色迷迷地与空中小姐攀谈，有的似睡非睡地蜷屈着不知在做啥样美梦。有个四川口音的白麻脸脱下臭烘烘的尼龙袜在搓脚丫泥。空中小姐掩鼻走来相劝：“同志，去卫生间洗洗吧！”“洗啥子哟！你帮我洗？”白麻脸反而出言不逊。空中小姐一翻秀眼：“请讲礼貌！”“你管得宽！抠脚的自由都没得呀！”白麻脸还在蓄意挑逗。一个小毛头唤醒了号称“霍司令”的人，只听那人一声吼：“白麻子！你给老子文明点儿，莫再搞空气污染罗，快去洗！”果然名不虚传，确有司令的威严，当即就把白麻脸给乖乖地镇住了。戴碧天打个激灵睁开富有女性魅力的大眼睛，从毛毯下抽出白皙而修长的手，左一下右一下抹掉眼角两颗泪珠，偏脸转向机窗。这时客机已掠过印度洋，抵近波斯湾上空，她随意探头俯瞰窗外漆黑的夜空，海上船灯点点，似家乡的晨星稀落，前方突兀地闪耀出一条悠长悠长的贼亮贼亮的火龙，沿着蜿蜒的海岸线徐徐游动，游动。龙体内也似有无数熠熠发光的龙崽争先恐后地追赶着，飞奔着。眨眼间，火龙和龙崽游入一大片五光十色的灯海，一方方一圈圈透明的红宝石黄宝石蓝宝石飘浮在灯海之上，

犹似玉皇大帝的天宫坠落凡尘，又如东海龙王的水晶宫涌上水面。啊！已近午夜时分，波斯湾的沿海高速公路上还车如流水，阿拉伯世界沿海城市的夜生活如此斑斓多彩，难怪一位美国著名作家也不无妒意地赞叹“纵情享受石油财富的阿拉伯人”！

戴碧天走过放射形的明亮下机通道，迈入富丽堂皇的机场大楼入关厅，神采顿时亢奋起来，浑身的疲惫和懈怠便荡然无存了。仰脸四顾，法国出色建筑学家设计的拱形网状灯管构筑，造型奇绝，视觉幽深，仿佛不是天棚而是夜空，繁星朦朦胧胧闪闪烁烁，充满天官玉宇一般的神秘感。厅连厅，厅套厅，豪华的四壁均为意大利、土耳其、叙利亚的石料贴面，色彩和花纹柔美，光泽明晃滑腻，能照出人影。一些先后入关办理手续的阿拉伯富家女子，举止端庄，风度文雅，有些受西方影响着华丽的新潮衣裙，纤纤玉手夹着长嘴女士香烟；有些伊斯兰教圣女仍着黑色盖头长披袍，尽管《古兰天经》严酷规约“她应当制止所有可能挑激起除了自己丈夫以外的人的情欲或引起旁人对她的品德起疑的一切行为与姿态。”但随着岁月飞逝，时代变迁，她们爱美的天性已掩饰不住地袒露出来，她们性诱惑的本能已如春潮泛滥一般难以抑制，描黛眉，涂朱唇，踏高跟鞋，而且脖下与双腕的金器发出轻微铿锵声，偶尔不慎更从前胸的黑袍缝隙闪露出花里胡哨的内衫。大厅里忽然更加喧闹和拥塞起来，说是从欧洲和北非又抵达两架客机。两个身材伟岸、衣着古板、臂夹厚牛皮公文包的苏联人，晃晃荡荡地昂首擦身而过，直奔海关检验窗口。一位警察大步迎上前来吆喝，不知是令其排队还是欲讲入关规则，竟被那走在前面的气势汹汹的苏联人一掌推胸，

连连倒退几步，敢怒而未敢言。“哈，那头北极熊好凶啊，谁个敢惹。”戴碧天耳听身后有人用英语戏谑，回头一瞟是个欧洲中年旅客正在做滑稽相。另一侧海关入口处又传来几声喧哗，原来是有位浑身珠光宝气、浓妆艳抹的英格兰贵妇，不待“跟包儿”帮她办妥入境手续，便趾高气扬地手牵一只长毛垂耳猎犬，挺胸摆臀“扭扭搭搭”往里走。海关人员没敢拦她，仅在一旁先用阿拉伯语后用英语要收狗费，贵妇不睬却旁若无人，不聋却充耳不闻，硬是不理不睬地入关去了。“啊哈，富家犬在此也高人一等！不过生活不会尽善尽美，黑皮肤的贫苦劳工来此便不会惬意。”身后的欧洲旅客活像个电视节目主持人，一面锐敏地四下观察着，一面手持播音器谐趣地念念有词。果然，苏丹等国贫穷的黑非洲劳工们却被另眼看待，语言不通的统遭轻蔑，秩序紊乱的横遭训斥辱骂，甚至被警棍捅来捅去。戴碧天把种种怪现象收进眼帘，激起愤愤不平而又无可奈何的强烈感触，联想起在机上曾听说中国劳工也是“过海关如同过鬼门关”，心绪更为不佳。

行李的入境检查，全听其随心所欲，同是黄色人种的东亚旅客，富国日本却享有不成文的优厚款待。轮到戴碧天打开她那口本来并不引人瞩目的红皮箱，竟被一位大腹便便皮带兜到肚脐眼儿以下的凶神翻了个底朝天，仿佛事先获得情报皮箱内或带有海洛因或藏有间谍密令似的。戴碧天强压不耐烦的心火，用动听的英语一件一件叙述着，本来除有关阿拉伯世界的英文书籍外，都是些女儿家的四季服装和贴身小零碎儿，有什么值得如此过细检查呢？而那凶神仍然慢条斯理地道貌岸然地履行其神圣职责。突然间，他从箱底一角翻出一把锦缎盒装的檀香扇，并拧开送到鼻下轻轻嗅着，

就在这当儿，一旁伫立的女便衣警察做出个令人难以发觉的暗示，他便把檀香扇拿出来放在台子上了。戴碧天顿觉周身一热，敏感到这是提出置疑欲将没收的动作，传闻终将变成活生生现实，莫非真乃名副其实的“鬼门关”？曾听讲，中国来此参加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的各种各类技术人员，三两年内积攒下点血汗换来的零用钱，回国前买些英美香烟、巴西咖啡、土耳其奶粉和毛线，以备返乡后赠送亲友。怎料托运行李前凶神们勒令开包，一条一条一筒一筒一捆一捆地都被他们摸出来，抓出来，没收堆成山，而后便明目张胆而又名正言顺的私下分肥了，好不令人心酸心痛！（自然，也有脑袋瓜灵光的中国人用三点式美女挂历或以假乱真的玛瑙念珠贿赂，蒙混过关。）可这檀香扇是入境者刚从自己祖国带来的，而且还是世上唯一的亲人姨妈别离前赠送的永生纪念品，怎能甘心让异域凶神们随意侵吞？戴碧天心中怒火升腾，全身气得索索颤抖，一把抓起檀香扇故意使劲塞回皮箱里，同时一句一句地庄严吐出：

“先生！请看清爽，这是从中国带来的檀香扇，并非在贵国购买的香烟、咖啡、奶粉……”

“唔，漂亮的小姐，你说得对……中国的扇子顶好，散发香味的就更迷人。”凶神言语轻佻，表情却是刻板而傲慢，用他那只黑毛丛生的手臂又把檀香扇抓出来，不可抗拒地再放到台子上。

“先生！”戴碧天不信邪的拗劲被逼上来了，挺胸直视着警察：“莫忘记海关是有国际法的，违犯它，亵渎它……将受到惩处！”说罢又把檀香扇摔回皮箱。

凶神耸耸肩，似乎不再敢触碰那涉及国际海关法的檀香

扇了，拖着肥得下垂的大肚皮转过身来，睁开又大又圆又黑的虎目，扫瞄一般对戴碧天从头到脚缓缓移动。双方对峙，陷入僵局。同机来的中国技术人员见状拥上来，帮戴碧天收拾皮箱，劝她莫再跟惹不起的海关人员纠缠，趁早快点进关。

“不不不，小姐！请稍候，我好像在你身上发现了一个秘密……”凶神先厉声把围拢的中国技术人员轰开，然后圆睁的虎目变成了色迷迷的两条线，得意地死死盯住戴碧天前胸：“请问，假乳里面……窝藏着什么货色？唔！”

“什么‘假乳’？什么‘货色’？你混——蛋——！”戴碧天发疯般哑声咒骂着连连后退，双臂慌忙地抱护住前胸，同时双颊刷地羞红到耳根，双眼却迸射出困兽般的凶光。

“漫骂无济于事，只怪你们的假乳做得太不像样子了，一眼即可看破，遗憾。”凶神一步一步逼近，似乎发觉愈围愈密集的中国人将如愤怒的海潮汹涌而来，不得不止步改变口吻：“国际法本是授予我们这个权利的，但如果我不适宜，喏，她却是适宜的。”继而转向女便衣警察发出指令：“搜身！”

女便衣警察尚在心虚的犹豫中，戴碧天嘶哑的噪音已变成哭嚎：“谁也不准碰我！谁也不准碰我！”

“胆小鬼！”凶神用阿拉伯语低声斥责女同行一句，仍顽固地坚持残酷的合法报复。他一把攥住戴碧天瘦弱的胳膊，“倘若涉嫌旅客抗拒受检，海关人员有权实施制裁……”说着死死搂住拼命挣扎的戴碧天，两个粗大的手指头便从她的领口伸进去了。

“住——手——！”突然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只见有个黑不溜秋华夏中年汉子拨开围观人群，两个箭步飞蹿近前，无须再多言赘语，一掌便朝那凶神肥实实的胸脯猛击过去。

不知是武术名门出身，还是自幼练就了铁打的好拳脚，抑或是过度的愤恨转换出惊人的魔力，一掌竟将那体重超过三百磅的凶神击得连连后退，一屁股像口肥猪似地瘫坐在地。而细看这黑汉呢：刺猬般短发，四棱眼灼亮如星，上穿白衬衣白夹克衫，下着银灰色优质西服裤，脚踏美国名牌旅游软靴，浑身上下全加起来恐怕也不足凶神的一半份量。可凶神毕竟权大气粗，如此当众受辱胜过丢官丢职，只见他不声不响地摸着屁股站起来，呼地拔出蓝幽幽锃亮的短枪对准黑汉，牙齿咬得咯咯直响：

“你是谁？！胆敢殴打关警？！快快，举起双手，放在头顶上！”

“啥？让老子举手投降？可惜在家没学过！”

“不然，”凶神气得发疯，已双手握住枪柄瞄准了黑汉的心窝：“我有权自卫！有权开枪！”

“开枪？别他妈吓唬人啦！”黑汉哗啦啦扯掉衬衫上一排纽扣，袒露出古铜色的胸膛，“啪啪啪”轻拍三下，然后双手一叉腰，冷冷笑道：“你个兔崽子敢开枪？你侵犯了人权还敢开枪？！打，打吧，朝这儿打！”

“你！你你你到底是什么人？！”凶神哆哆嗦嗦地颤动着短枪，哪敢轻易扣动扳机，肉脸气得铁青，双唇已无血色。女便衣警察慌慌张张靠近他低语，闻讯赶来的两个检察官像是认得那黑汉，也在他耳畔小声劝阻。眼看着，凶神的枪口不情愿可也不得已地倒下去了。

戴碧天扬眉吐气地想笑也想哭，可惜干得冒烟的嗓子不听使唤，笑不出来，也哭不出声。她连连咽了几口唾沫润润嗓子，稳定一下极度愤慨后又过分惊喜的心神，庆幸保住了

珍贵的檀香扇。她粗略把被翻得乱糟糟的皮箱收拾锁好，便匆匆地快步走进洗手间。她照着镜子整理假乳，那该死的东西怎么隔着衣衫就辨别出了真假呢？肯定是个风月场中玩弄女人的老手！但国内的假乳工艺水平也的确太低了，造型显得失真，边缘的线条也不够柔和，今后有机会买两副欧美的精品吧。一股热血疾速流窜全身，忽想起解救她于危难的中国黑汉还没结识呢！可惜待她急急忙忙冲出洗手间，在乱纷纷闹哄哄的各种肤色旅客群中东寻西觅，那位令人惊叹佩服的华夏义士早已消逝得无影无踪了……

第二章

夜半窸窣声

戴着天袍着英文原版的精装本《圣经》犹似偎依在上帝怀里，昏昏沉沉睡着了。

阿拉伯世界与华夏大地的时间差尚未适应，令人有一种腾云驾雾的奇异感觉。因为盛产石油，电力供应充足，已是夜深人静的城内和郊区依然灯火辉煌如同白昼，可惜“奔驰”轿车内拥挤的人寡言少语，表情冷冰，气氛郁闷而惆怅得如同阴霾。经籍部的男男女女大都下各地抓工程进展去了，租用的这座四十年代遗留下来的英国大使馆空荡、阴森、陈旧但富有欧洲的古雅气息。年久失修的后花园杂草丛生，喷灌干涸，勤劳的中国厨师开辟出几畦菜地。角落里孤零零矗立着希腊神祇中爱和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塑像，一束路灯蓝光照射在凄凄婉婉哀怨的脸上。溟溟濛濛的幻梦中，一个慈善面容痛苦的浑身血斑斑斑的老者背着巨大的十字架飘飘渺渺呈现在眼前，又影影绰绰退进窸窣窣窣的奇异声浪里，幻听幻觉出一句句一幕幕醒世箴言和寓意哲理。救世主耶稣当初从拿撒勒来到约旦河畔接受了约翰的施洗，当 he 从碧水清波中冒出

来的时候，无边无际的穹隆顿时洞开，圣灵像一只雪白雪白的鸽子从那蓝幽幽黑魑魑的深处飞下来，扑扑棱棱抖动着翅膀落在耶稣的肩上。寰宇间震响起上帝的弘旨：“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耶稣三次识破并抵挡拒绝了魔鬼撒旦的引诱和蛊惑，而后带领初收门徒来到加利利的迦拿，应邀参加一个俏姑娘的新婚喜宴。耶稣的母亲马利亚也在座。众乡亲宾客在酒席上开怀畅饮，不料刚刚酒过三巡大觥就空了，新郎眼见大家远未尽兴急得团团转，马利亚含蓄地启示正襟危坐的耶稣，让他在此行第一个神迹。耶稣便指着这犹太人家里摆着的六口大石缸，令人打来清凉的溪水倒满，继而便吩咐：“现在就可以舀出来了，让众人尽情喝足喝够吧！”管宴席的只是先浅浅地品尝一小口，就瞪眼开颜地惊呼：“好酒！好酒！味道清香醇美极了！”耶稣上耶路撒冷去过犹太人的逾越节。圣殿里闹哄哄乱糟糟聒噪如同集市，兑换银钱的、烤鸡烤饅的、卖牛羊鸽子的、拐贩雏妓从中渔利的搞得乌烟瘴气，空气里充满腥臊腐臭令人恶心的气味。耶稣目睹堂堂圣殿被糟蹋成这个样，登时大怒。他操起一条皮索化为神鞭，就“噼哩啪嚓”一顿抽打，打得牛羊“哐哐咩咩”蹿高嚎叫，掀起尾巴跌跌撞撞往外跑。商贩们惊恐万状，用长袍兜起污垢的银币纷纷作鸟兽散。耶稣高声训谕：“经上不是有记载么，谓‘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么，你等倒把它变成贼窝一般了。决不允许将我父之殿当作买卖市场！”众商贩自然折服不敢违拗，可祭司长和文士们却自觉脸上无光而又拒不认错，暗暗怀恨在心，从此动了“寻机除掉耶稣”的杀机。耶稣在迦拿和迦百农连连行神迹，只说了两句话，便让一位大臣病危的儿子和一位百夫长瘫痪的仆人痊愈了。西门彼得的岳母患热病